

#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 我们还能拥抱父母多少次

马国福

落日余晖伤离别。回家是欣喜的，离别总是伤感的。离别之际，老父母出门相送的刹那，我不敢抬头看母亲，她佝偻着腰，站在电梯口，如同一个孱弱的问号，泪水早已盛满她枯井般的眼眶，她捧着干枯的双手掩面一边擦拭，一边凝视着我向电梯口走去。老父亲咬着牙环，面部肌肉在哆嗦，他无声地缓缓挥手，强忍住不让眼泪出来。我低头，斜着身子，不敢细看父母的脸，更没有勇气上前去拥抱他们。我赶紧走进电梯轿厢，一只手按住电梯下楼的开门键，一只手向门外的父母挥手告别。慌乱中把关门键按成开门键，门即将闭合时又开了一次，父母的脸如烙铁一般，我没有说出一句安慰的话，他们的目光聚焦，定格在电梯闭合的那一瞬间。

去机场的高速路上，我特别懊悔刚才没有一一去拥抱他们。父亲今年80岁，母亲78岁，我在江苏工作，父母在2000公里之外的老家，我一年尽可能回去三次。此次离家的路上，我想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我还能拥抱他们几次呢？人到中年，心变得越来越脆弱，懊悔、惭愧和一种难言的情绪迅速蔓延到眼眶，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我没有去擦拭，只是任这些泪珠肆意落下。我知道，送我的车驶离地下车库，从滨河路驶往高速公路入口时，父母肯定会站在阳台上目送着我，渐行渐远，直至成为一个点。

拥抱是一种古老的仪式，更是一种情感赋能。从呱呱坠地到牙牙学语，再到蹒跚学步，我们处在被父母持久拥抱的黄金时期。那时的我们，是老子所说的思无邪的天然状态，当我们慢慢长成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我们与父母拥抱的次数却越来越少，限于年龄和经历，有时，我们也羞于或不好意思和父母拥抱，生命中的拥抱被语言问候所代替。

一个拥抱，十个春天。拥抱是双向奔赴，是力的传递，也是心心相印的爱的同频，更是对美好生命的诚挚期许。拥抱父母，是感恩，是回馈，让他们深切感受到他们的教诲依然在我们骨子里流淌。夕阳的余晖射进车窗，我鼻子一酸，想起了那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自从父母超过75岁以后，我每年都会抽空多回家几次，我的归来，对他们而言，无异于一个盛大的节日。有时候我晚上喝了酒，就去他们房间，依偎在他们身边，时光仿佛回到了小时候，我成了小兽，父母的臂膀护佑着我的温暖。我用手抚平母亲额头的褶皱，她苍老的皮肤没有丝毫弹性，干、硬、涩，我刚把她的皱纹抚平，不到一秒钟又恢复了原状。我说：哎呀，老阿妈的皱纹越来越硬了，成了一张干皮子。母亲淡然地说：快入土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活几年啊，有今天这样的生活，我们做梦也能笑醒啊。

在家时，晚上到十二点睡觉前，我也会去父母房间看看，他们每人一部手机，保持着握手机的姿势，手机已掉在枕头上，他们早已睡着了。手机视频里聒噪的夸张声一直在响，他们浑然不知。想必每个孤独的夜晚，他们都是这样的吧？或许手机视频消解着空巢老人的孤独空虚与寂寞，成为老年的他们最忠实的陪伴。

每次离别，都会在父母的额头上刻下新的皱纹。随着父母年岁越来越大，他们顺从时间的同时，也抵抗着衰老的宿命。我也曾多次给低头刺绣做针线的母亲拍过特写照片。她像民间艺术家，虔诚地把心中的美好绘成刺绣里花卉的美好模样。

执手拥抱父母，你会看到他们眼角的喜悦泪花里，盛着整个春天的模样。



智慧快餐

郑辛遥

液态伴侣：早咖+午茶+晚酒。

很多年前，我在一所僻静的县属农村中学教书。这所学校坐落在野花当篱笆、松鼠满树跑、云朵随手摘的天岫山脚下。

那年，在开学工作部署会上，我被教务主任宣布的新学年工作安排蒙住了。我的教学任务除了教高三文科班的政治课，还兼任全校初中三个年

级的音乐课。让一位五音不全的思政老师去上音乐课？我没听错吧？然而，这份兼职我一干就是六年。我像荒草一样在农村长大，那时的农村，村村有小学，但是一个村的学

龄孩子加起来不到二十人。在村小，不同年级的学生集中在一个班级学习，由同一个老师为学

生轮流上不同的课。老师只教我们语文和算术，也带我们去参加生产劳动，如采茶、捡牛粪等。即使到了中学，我依然没有上过音乐课。

让我去给孩子们上音乐课，无疑是赶鸭子上架。站在音乐的艺术王国里，我一片茫然。领导对我说，你肯定会想办法的。看天边的片云，可以织出晚霞，可以随山风飘

移，可以孕育雷音，也许一切皆有可能。

会后，我从总务处领了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还领了一台录音机和教学磁带。离正式上课还有一周，我将音乐教材带回家，顺便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简谱教程，边学习边备课。每天

早上，后坑的小溪哗哗流淌，我对着老家后门的桑叶地大声地唱，一遍又一遍：1-do

(哆)，2-re(来)，3-mi(咪)，4-fa(发)，5-sol(索)，6-la(拉)，7-si(西)……小鸟从树上飞过，不知它们有没有注意到桑叶地旁那个在大声念叨的人。一周时间，我学会了所有的基础音符、节奏、音高、音程等音乐知识。

到音乐教室，我尝试将这些音在钢琴上弹出来。在农村，想有一架音准键稳的钢琴是奢望。那架落满灰尘的老旧钢琴黯然地站在教室一角，我轻轻拂去灰尘，带着崇敬的心情打开琴盖，用手指敲了几个音，以我的听力来衡量，音是不准的。有的琴键按下去，半天也弹不回来。但要学弹歌曲，没有乐器是不行的。

怎么办？只能先按教材的进度上课。等到国庆

## 我们的歌声

孟红娟



节，我自费去省城买了一台雅马哈电子琴。有了电子琴，我的音乐自学有了明显进展。我感觉自己像走进了一座山里，那是不熟悉的，我感到新鲜。山里的空气、清流、植被、声音，跟我的日常是完全不一样的。雪，拍打着窗扉，落在山上；雨，敲击着羽毛球场的栏杆，渗进地里。我除了完成高中的思政课教学，就是在单身宿舍里练习一首首之前从未接触过的歌曲：《校园的早晨》《长城谣》《南泥湾》《二月里来》《幸福在哪里》……我自学一首就教学生一首，一学年下来，三个年级六册书，辅助以电子琴和录音机，我竟然像

朋友去迪拜玩。旅行项目里有两个可选：一是乘船观光，一是沙漠越野。坐船对上海人来说毫不稀奇，因此选了后者。站在中东的中央，迪拜是面向波斯湾的一片平坦的沙漠之地，黄沙如金色水潭，阳光下粼粼发光。在众游客上车之前，向导说：请稍等，要先给轮胎放气。

日常开车，胎压都有一个标准区间值，若是充气不足，还要及时补气，但到了沙漠，轮胎反而需要放气。真有意思。说话间，四个轮胎轻轻地瘪了下去，正似骆驼宽大的脚，贴合松散沙粒，这样踩油门时，轮胎也能很好向前滚动，而不是原地刨地，亦减少乘客的颠簸不适。

朋友回来和我说起这个见闻：啊，这就是附着力。开车出门，胎压有胎压的标准，但道路模式发生变化时，标准也需随之发生变化。执着于过去毫无意义。瘪下去的轮胎，不是车辆状况糟糕的反应，而是主动顺应新环境的恰到好处。假如生活是一辆越野车。假如此刻从顺境驶入逆境，如何放下以往坚持的标准？如何对沙漠不再抗拒？如何只专注于融入当下场景？

55岁那年，王世襄不得不离开故土，下放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此时他正患肺结核，人生低潮，莫过于此。王家本是望族，祖上出过状元、世代为官。从祖父一代，王家迁入北京，作为富家子弟，王世襄从燕京大学毕业，从小在开明、优越的环境里长大，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气支持王世襄在当时调适自己的位置，成为一个干农活的好手？我们只知道他在这段经历里学会了放牛、插秧，也学会了识别蘑菇、挖兰花。1971年后，在湖区放牛的他，“在沟渠边上发现紫色平片蘑菇，起初还不敢吃”，后来确认可食用后，王世襄快乐地享用起这“味鲜质嫩，与鱼同煮尤美”的恩物。

山中鸟语花香，活泼天机，给予有心

的人以启迪。王世襄后来回忆：“我被安排住在围湖造田的工棚里，放了两年牛。劳动之余，躺在堤坡上小憩，听到大自然中的百灵，妙音来自天际。极目层云，只见遥星一点，飘忽闪烁，运行无碍，鸣声清晰而不间断，总是一句重复上百次，然后换一句又重复上百次……这时我也好像从九天韶乐中醒来，回到了人间，发现自己还是躺在草坡上。这一刻可以说是当时的最高享受，真是快哉快哉！”

这个少时在家里玩鸟养蛴螬都有专门仆佣伺候的公子哥此时一无所有，但在最灰暗无望的“沙漠”里，他说他得到了最高享受，肺病也不药而愈。在浮华散尽时，看清自己本来身无长物，故此也无处惹尘埃。在双手空空时，领悟拥有耳闻喉鼻，健全体魄，可观可看，生命的历程本身已是最高的趣味。

人生的下半场是在他终于回京后，他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收藏名家。他在《铜灰堆》的《自序》里写道：“元钱举作小横卷，画名《锦灰堆》，所图乃罄铃、虾尾、鸡翎、蚌壳、笋箨、莲房等物，皆食余剩剩，无用当弃者。”他以此自谦“历年拙作，琐屑芜杂”。但也许，所谓的“可用”本是对生命的“工具化”，而当弃的垃圾，却恰是生命“脱嵌”的精髓部分。

在一个关于李叔同的故事里，夏丐尊见老师吃饭用很咸的酱菜下粥，深感歉意说自己招待不周。但已成为弘一法师的李叔同微笑说，这很好，咸有咸的滋味。

换个境界看一切，当弃之物有其用处，过咸的酱菜有其滋味，被贬山野有其风景，下沉的山路有其去处。所以山是山，不是山，还是山。所以若要开始一段沙漠之旅，何妨此时给轮胎先放气。因为沙漠的尽头肯定不是沙漠。

## 进沙漠时请给轮胎放气

沈扶伦



夜光杯

个是实在的、严肃的，一个是轻盈的、浪漫的。我每天在“实在”和“轻盈”间穿行、切换，这使我的职业生涯除了端正的理想、信念，又添了花的声音、雨的晶莹和云的多姿，我感觉我的生活有趣有味多了。

在农村中学的时光，我跟天岫山下的植物一起，汲取了天光和地利，自由而蓬勃地生长着。

麻雀的天空不在城里，乡村才是它们无忧无虑的乐园，麻雀每天成群结队从村东飞到村西，又从村西回到村东，从这片屋顶飞过那片屋顶，从这棵树飞过那棵树。

我们的学校建在一个山坡下，学校周围都是农田。教学楼旁边有三棵大樟树，清晨的校园里，麻雀在树丛中发出阵阵鸣叫。教室里，老师在讲课；教室外，麻雀在鸣叫。奇怪的是，大家互不干扰，似乎有着某种默契。

麻雀在田间地头觅食。农民撒些谷子、种点蔬菜，难逃麻雀的破坏。农民不能天天在地里看着，他们就在田地里，竖起许多的稻草人，来吓唬麻雀。还给稻草人穿上不同颜色的旧衣裳，戴上破草帽。起初，还真起点作用，但没过两天，麻雀就明白过来了：这稻草人只是吓唬人的，就又扑棱棱地飞入田野，拼命啄、使劲啄。

每当春播开始，父亲就递给我一根竹竿，让我去秧田赶鸟。我来到田里，敞开喉咙大声吆喝，挥舞着竹竿，把麻雀从田的这头赶到那头，再从那头赶到这头。折腾了一会儿，我累了，一屁股坐在田埂上大口喘气。麻雀见了，又扑棱着翅膀，旋即飞向秧田的另一头，每啄一口都会抬头看看我。那段时间，我天天守着秧田，在

这场拉锯战中，我和麻雀不知不觉成了敌人，对它们的讨厌也就有理有据了。

几年前，我住进一个新小区，这里三面环山，树林茂密。夏日凌晨，每天不到五点，叽叽喳喳的麻雀声将我的睡眠搅得粉碎。我与麻雀有过长久的四目对视，我修地拉开窗帘，它们从窗外惊飞，远远地落到高处，然后我怒目盯着它们，它们也侧耳望向我。为了适应新的生活，我只能改变我的作息。几十年来，我养成了不到深夜十二点不睡觉的坏习惯。但现在为了确保睡眠，我最好在麻雀“睡”下后也抓紧时间睡觉。麻雀睡得早，天一黑它们就“歇”了。我将睡眠时间调整到十点左右，如此调整后，我的睡眠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从麻雀每天早上像闹钟一样把我唤醒，我就开始早睡早起了，且意外收获了一觉睡到天亮的酣畅。我的睡眠意识竟让麻雀纠正了。

我对麻雀的感情，渐渐发生着变化，我甚至有些喜欢上它了。某一天，我与单位同事在食堂餐桌上相对而坐，他仔细盯着我的脸说：“最近气色不错。”我后来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确实面色红润有光泽，精力也更加充沛了。我在心底默默念叨，这要感谢麻雀。

## 七夕会

秋凉，是清凉，可以让人优雅从容起来的天气。走在秋凉里，去看“沪上流芳——马公愚书画暨马氏家书展”。马家是温州的名门望族，以“书画传家三百年”著称乡里。马公愚是从马家走出来的书法名家，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寄籍上海，精诗文书、画、篆刻。看乡前辈的书画文，就像看一群飞散的蝴蝶，聚拢来歇落原处，让人恍然如梦却又真实亲切。一幅幅作品，或为生计，或为遣兴，或为职业，心神手泽借此留颜人世，如人在眼前——是一个面目清俊、目光炯炯、气质文雅的马公愚先生，也是好不快哉。

马公愚崇尚晋唐书法，取法二王。看先生书姚孟超《字学臆参》句，舒朗圆润；渣泽去，则清光来。若心地丛杂，虽笔墨精良，无当也。故杨子云曰：“字为心画。”马公愚，本名范，字公愚，后以禹字生僻，就在禹下加心为愚。郑逸梅曾

戏之云：“公真有心人也。”书画作品与书画家，精神上的高度默契，写到最后恐怕连面相都趋同了。

诗、书、画、印，如花光、水色、芳林、云岩，艺术家要调动所有的情思，才能去表达。马公愚的绘画秀润厚

## 菊花小记

大朵

朴，贴近生活，或秋天的缘故，敏感于“菊花”，也是赏菊正当时——“傲霜菊”“菊蟹图”“菊石图”“新酒菊天图”等，菊花清瘦天真，伴之以蟹，以壶，以石，见南山真意，那些“雅属”之人喜欢，我也喜欢。

在作品里看到的是书画名家马公愚，而在展出的文献中，则看到一个风骨凛然的马公愚。

一件是1931年12月14日马孟容、马公愚致上海《生活》杂志邹韬奋的公开函《何德足贺》的手稿，建议停止投寄明信片，节省资金以救国难。另一件是日寇攻占上海期间，谢文益

印刷所印制的格言，均由马公愚作书、陶冷月配画，内容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世之谓丈夫”“养胸中正气，学天下好人”等，达数千组，每组二十页，涵养人心，拯救国难，不收分文，供大家免费取阅。据说日寇攻占上海时，日军闻说马公愚大名，几次登门，请他出任要职，他坚决推辞，还用楷书写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挂在客厅，明心励志。

马家“书画传家三百年”，传的只是书画吗？书画只是载体，作为艺术，可为修养，可为生存，可为事业，可为家国。我想马家传承的是书画涵养背后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怀是压舱石，是中流砥柱，使得马家在时代洪流中不至于失去前行的方向与力量。

回家路上，转入小巷，见一户人家门前的一丛黄菊开得耀眼。想起那张马孟容、马公愚结婚时的家庭合照，一家人就在盛开的菊花中留影。隔着百年时光，黄菊清芬，人清俊，可感，可闻，也可思。

雅玩